

《开卷》留下了什么

李天扬



知道《开卷》实在是太久了,总以为,主其事者,是位老人家,却不料,他,与我同庚。他,就是董宁文。

知道《开卷》那么久,读到,却很迟。《开卷》办了24年,我只赶上一个尾巴,算是“新读者”,似无资格说三道四。但宁文兄一而再再而三地相逼,总之意就是你看你的朋友们都写了,你不好意思不写?当然,他说得很委婉、巧妙。《开卷》三百期,是大喜事。秀才人情纸半张么。那就不揣浅陋,说说我理解的《开卷》,说说《开卷》留下了什么?

其一, 民刊之道。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民刊, 非常少。质量高, 又坚持了几十年的, 那是凤毛麟角了。《开卷》办刊的成功之道以及酸甜苦辣, 是有独特意义的, 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值得好好总结, 并留下来。

其二, 朋友圈。这个词, 因为微信朋友圈, 基因突变了。这里还是原来的意思。二十多年来, 《开卷》磁场强大, 牢牢吸住了几代读书人,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这样的朋友圈, 让人温暖, 常有吾道不孤之叹, 难得, 宝贵。

其三, 史料价值。24年300期, 《开卷》无意中成为中国文化圈的记事簿、备忘录, 如日记、年谱一般, 有“一手史料”价值。这当然归功于宁文兄独到的编刊手法, 聚沙成塔, 蔚为大观。以后, 想要研究21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界、读书圈的人和事, 绕不开《开卷》。

其四, 气息。气息, 似乎太玄乎, 也可以说气味。俗话说气味相投, 就是这个意思。中国这么大, 刊物多如牛毛, 好刊物也不少。但办刊, 注重气息, 令编者、作者、读者, 都有气味相投的快感, 就少之又少了。以我有限的经验, 给我这样阅读快感的刊物, 以前有两本: 沈昌文的《读书》、陆灏的《万象》。沈、陆离位, 刊物在, 气息不对了。薄薄一册《开卷》, 仍保有这样令人神怡的气息。这是我每次一收到《开卷》就急急开卷的原因。

“言归正传”已毕, 容我再写点闲话。去年夏秋间, 我奉命筹策赵超构(林放)手迹展, 展览的重要内容是林放杂文专栏“未晚谈”的手稿。到九月, 展览大局已定, 进入布展阶段。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未晚谈”的老黄牛头花是谁画的呢? 未费太大周章, 竟然“破案”了, 9月2日, 我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

从1985年1月开始, 林放先生的专栏“未晚谈”启用新头花: 一头牛。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牛为师》, 说了前因后果。他逝世后, 覆盖他遗体的被子上绣着这头牛, 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如此重要, 原稿在哪里呢? 赵超老在文章里说: “这是名画家黄永玉的手笔, 我从一张贺年片上移植过来的。”贺年卡, 大概率是印的。也许, 赵超老也没见过原稿。严建平老师在网上找到了一篇范用先生的文章, 范老板写道: “乙丑年请永玉兄画了头老黄牛。后来赵超构先生用它作为‘未晚谈’的栏头饰画。听说在赵老的遗体上也覆盖着这老黄牛的画。永玉的这张画稿至今我还收藏着。”我突然想到, 会不会在跟报社合办“林放不老”展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里啊? 因为范老板的藏书和文献都捐给了他们。我向博物馆的张霞馆长求教。回复来了: 果然! 这样, 这次展览又多一件重要展品。

宁文兄在这条朋友圈下评论说: “印象中范用曾印过这头牛的画片赠友人。”有了原稿, 我当然想找到那张贺年卡。就问他: “您也收到了? 找得到吗?”他答: “我问下范用女儿是否见过或有印象。”

第二天, 宁文兄就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这张贺年卡的照片。这是著名出版家汪明先生所藏。汪先生是范用先生的忘年交。汪先生慨然相助, 当天就将这张珍贵的贺卡寄给了我。我虽然是汪先生的忠实读者, 却无缘拜识他。这, 都是宁文兄的面子啊。

这么多年来, 这样的好事, 董宁文做了多少? 《开卷》有数, 好事难计。这, 也是《开卷》之道罢。

生活顺流而下, 而激起的浪花总会出人意料。在乡下做教师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我, 我还会成为一个法制栏目的编导, 还得与传说中的那些人物打交道。

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特别的环境, 我和同事决定去暗访。暗访的设备放在小公文包里, 小公文包的某个角就是镜头。

小公文包没有拎手, 必须用胳膊夹着。其实这样的暗访机是很醒目的, 但那时候县城的人还不太知道暗访机, 那些人更是不知什么是暗访机。那是城乡结合部的两间两层的楼房。只不过有很大的院子, 院子的前面是饭桌, 院子的后面是厨房, 是摆流水席的。这个流水席就是场子上的人吃的。

拍摄这样的生活很有刺激性。但真正到了暗访地, 根本没有刺激性, 很家常的一个院子, 就是多了很多吃饭的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动静。

我们来得晚了。那场子真正活跃的时间是深夜, 深夜时分, 我们哪里还有暗访的机会? 我还是认识了军军。他们都叫他军军, 遇到我们, 满脸的春风, 叫了我一声老师。军军叫我老师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其实这个“自来熟”的军军叫任何第一次见面的人都是老师。这次暗访完全失败, 作为记者的我们跟着那些人吃了一顿流水席。

第二次见面, 军军已知道我的身份了。因为我们在派出所里见面的, 他们被抓获, 我们去拍

摄。蹲在墙角的他见到我, 没有一点惊讶, 站起来, 熟人般地友好, 依旧满面春风, 笑着叫了我一声老师。

他的声音依旧很爽朗, 反而是我的回应声音卑微。站起来的他还是被警察呵斥后又蹲了下去。

这个案件后来判了,

自来熟

虞余亮

军军当然也进去了。我以为和军军再不相见了。就像身边的长江水一样, 奔腾过了, 就永不相见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遇见“自来熟”的军军了。

那天晚上, 在西郊公园的门口, 军军一下认出了我, 还是叫了我一声: “老师!” 我认不出军军了, 而且我不在电视台了。还有军军胖得太多了, 几乎是当年的身体翻番了,

怎么可能认出呢? 军军说出了和我相见的两次地点, 我记起来了, 立即脱口而出:

“你出来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 不应该这样说话的。很多人表扬我会说话, 这是因为我做过教师。做教师的人, 大多有个“好为人师”的毛病。好为人师的人, 总是话多。其实很多时候, 我是不会说话的。好在军军根本不在意我这句话, 他说起了当年的案件, 说自己已经受到了政府的惩罚, 他还说了他当年跟的那个人。那个人还

那年, 鲜少露面的徐小凤登上大湾区音乐会的舞台。一句“有请小凤姐”, 仿佛唤醒了整个华语乐坛最辉煌的时代。这场晚会之后, 一波接一波的九〇后、〇〇后, 甚至是一〇后的孩子被圈粉, 七十五岁的小凤姐出现在他们的青春里, 是万千星河中从未见过的一颗明星。

小凤姐总是谦卑地说, “大家把我当作一个新入, 从现在开始认识我也不晚”。在经典缺乏的时代, 曾经的经典继续被瞩目、被追捧、被阐释、被研究。2024年8月, 小凤姐

新碟上市, 《每一步》虽说是1986年的专辑, 但老瓶新酒, 烹出一盏陈酿, 当风掀起时光的盖, 飘得满城香。此限量版新碟一经发售, 短短数日便告售罄。这是一位出道55年歌者的成绩单。叹服的同时, 不禁启人深思: 不慕昔, 与时变, 不将就, 不强求, 艺术之山才能亘古常青吧。

沉寂了三年的演唱会市场复苏, 呈井喷式持续升温。群星闪耀时, 却始终不见徐小凤的好消息。光影划入2025乙巳蛇年, 犹记得三十五年前, 同样的乙巳蛇年, 内地春晚、香

国产动画片里的文化自信

赵竺安

少, 还是满场。为什么国人都爱看《哪吒2》? 我反复思量, 认为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结果。

首先, 《哪吒2》带来了即时参与感。多少年来, 说起电影, 国人无不膜拜西方影片, 近年来, 随着国产优秀电影的问世, 尤其是中国影视的“反向输出”, 中国文化也渐渐撑起了腰杆。而《哪吒2》就是能与西方大片“掰手腕”的佳作, 手机恰好成了“神助攻”。今年春节至今, 我一次次看到、听到人们看着手机里的票房数据在议论, 大家走进影院, 就是给《哪吒2》增加票房, 给国产动画片作贡献。

其次, 中国科技带来了信心。中国科技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AI技术等领域, 不少都达到了“世界之巅”“世界唯二”

在里面。

我问他现在干什么? 军军说他现在在他叔叔家的螺丝厂工作, 负责供销。我想接着说他供销方面的事。军军似乎不太愿意说他现在的工作, 而是特地讲了他现在的苦恼, 儿子未来的事。儿子是跟着他老婆长大的。当年他做过许多糊涂事, 几乎忘记了他的家和儿子。现在, 只有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儿子身上。

过了不久, 军军告诉我, 他让儿子学厨师了, 人总是要吃饭的, 做个好厨师, 永远是有的饭吃的。

儿子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军军自己的问题出现了, 他越来越胖了, 他很苦恼。我以为他缺少锻炼, 军军说他的锻炼很厉害的, 下午跑到晚上, 一个下午要沿着西郊公园跑三十圈!

跑三十圈还不瘦?! 军军说, 没办法, 我跑完了, 依旧很苦恼。军军又说, 我一苦恼就很饿, 饿了就要吃饭, 不吃饱就很难受……

这样的减肥术的确令人惊讶。军军还说了叔叔和婶婶还有堂弟对他背后的议论。他说他迟早会出来做的。对于这个问题, 军军说他当然还是出来做生意的好, 将来他做好了, 可以带着儿子一起做。

军军说得很多, 还一口一口叫我老师, 我知道军军是想从我的口中找到某个答案, 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陪着他, 在西郊公园里绕圈, 一圈又一圈。没有目标的圈圈, 就这样, 重复了一圈又一圈。

想念徐小凤

毛豆子

港红馆, 两地平行时空, 小凤姐一边厢乘月而来, 温婉典雅, 惊为天人。《明月千里寄相思》, 低沉悠扬的嗓音, 勾勒出一抹深邃的苍茫, 凝出浓浓的思乡愁绪。《心恋》, 边唱边舞, 摇曳生姿; 一边厢香港红磡体育馆, 33场金光灿烂演唱会新春首场序幕拉开, “最紧要, 在这一个春天, 但愿能够花开富贵”, 一段开场独白, 于小凤姐口中

而出, 是溢出荧屏的云蒸霞蔚。对于喜欢徐小凤这件事, 年轻歌迷会有生不逢时的嗟叹, 然而喜爱徐小凤这样的歌者, 又是何其幸运, 她不退出、不复出, 但也用半个多世纪不设休止符的艺术生涯, 和所有歌迷风雨同路。

最后, 现代商业模式改变带来了观念转变。以往, 传统制造业或商业一种新模式的成功, 靠的是日积月累, 但随着人们生活有了更多高科技产品的参与, “一夜颠覆”已不是神话, 春晚舞台上的机器人之舞带火了生产企业, 《哪吒2》导演的经历或许就是注脚, 而华为的历程, 更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绝佳现实版, 在这种文化浸淫中, 中国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 就有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底气 and 梦想, 而以《哪吒2》为代表的国产动画片成为他们心声的代言人, 受到喜欢也是理所当然。

2025年的元宵节前夕, 我们的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联谊活动如期而至。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的三楼会议室里, 又聚满了人。今年, 是我们第十三次联谊了。

如今我们这个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在北京产生了一些影响, 不少人每年都期待着聚会, 而且, 每年聚会有个重要环节是新人介绍, 常会引起一阵又一阵小轰动, 因为新加入者的长辈的名字耳熟能详, 会引起大家由衷的敬佩和景仰。

今年的聚会定在2月9日。这个时间提前半月就通知到各位了, 会员们大多是老人了, 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 每年一度的文后团聚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大事, 既有意又有趣。不少人还会发言讲话, 聊聊他们的父辈当年的经历和轶事, 那往往是我们大家都十分希望知道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联谊会最初的发起人是当年北京最早的文艺处处长王亚平先生的儿子王渭先生。那还是在2008年, 王渭先生七十出头, 是他和几位文艺家的后代一起, 说起了他的想法, 由于北京是文化中心, 这里聚集了为数众多的老文学艺术家,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现代的文学艺术家大多齐聚首都。多少年之后许多前辈先后离去, 他们的后代又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 记忆是他们的深度, 传承是他们的本分。让自己曾经成就辉煌的父辈继续为人们所知, 继续让他们活在人们心里, 这是后代们责无旁贷的任务。王渭先生本着这样的初心, 提出联合起各方老文艺家的后代们, 进行经常性的联谊活动。这个提议一经提出, 大家都开心赞成。与此同时, 我们的活动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每年的春节之后、元宵节左右, 来自北京各方的文艺家后代们, 都会聚到现代文学馆, 追忆并思考, 沟通与交流。就这样, 从那时起, 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建立起来了。十几年来, 除去疫情时期的联谊活动暂停以外, 十三届联谊会连接了越来越多的文后代, 每年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来一次聚会, 如今这个聚会变成了北京文化艺术界的一幅秀美风景线。

今年的聚会, 仅我就推荐了三位新的后代来到文学馆参加聚会, 一位是舞蹈家慧力和她的儿子于翔, 他们母子俩是著名演员项堃的女儿和外孙。第一次来到聚会, 慧力老师在她的发言里讲述了很多她最为自豪的父亲在抗日时期的经历, 在海外、在东南亚, 父亲那些惊险难忘的故事。另外一位是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孙子欧阳明生, 他的父亲是导演欧阳山尊。我是在头一天一个晚宴上遇到他的, 知道了他的背景, 马上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来到会场的时候他让大家惊叹了一下, 因为他是个大高个, 一米九。再有一位更是受到大家欢迎, 他是张郎郎, 大画家张仃的儿子。

今年, 84岁的王渭先生把联谊会的组织任务交给我了。其实他直到现在依然是精神矍铄的, 但是比他年轻的我承担一些任务是精神矍铄的。我们成功完成了新一年的联谊, 参与者都从心里感到高兴。作为新的召集人, 我也是开心并且荣幸的。

港红馆, 两地平行时空, 小凤姐一边厢乘月而来, 温婉典雅, 惊为天人。《明月千里寄相思》, 低沉悠扬的嗓音, 勾勒出一抹深邃的苍茫, 凝出浓浓的思乡愁绪。《心恋》, 边唱边舞, 摇曳生姿; 一边厢香港红磡体育馆, 33场金光灿烂演唱会新春首场序幕拉开, “最紧要, 在这一个春天, 但愿能够花开富贵”, 一段开场独白, 于小凤姐口中

而出, 是溢出荧屏的云蒸霞蔚。对于喜欢徐小凤这件事, 年轻歌迷会有生不逢时的嗟叹, 然而喜爱徐小凤这样的歌者, 又是何其幸运, 她不退出、不复出, 但也用半个多世纪不设休止符的艺术生涯, 和所有歌迷风雨同路。

最后, 现代商业模式改变带来了观念转变。以往, 传统制造业或商业一种新模式的成功, 靠的是日积月累, 但随着人们生活有了更多高科技产品的参与, “一夜颠覆”已不是神话, 春晚舞台上的机器人之舞带火了生产企业, 《哪吒2》导演的经历或许就是注脚, 而华为的历程, 更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绝佳现实版, 在这种文化浸淫中, 中国民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 就有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底气 and 梦想, 而以《哪吒2》为代表的国产动画片成为他们心声的代言人, 受到喜欢也是理所当然。

十日谈

我愛动画片

责编:沈琦华 殷健灵

女儿五岁, 带她走进了电影院, 看的是动画片《大鱼海棠》。



温暖的日子 (中国画) 赵澄粟

爱上国产动画片, 并非始于今日, 而是几十年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当年久呼未出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终于面世, 我这个已经有了工作的成人, 也跟随孩子的脚步, 进入影院欣赏。

那时, 心里还存着疑问: 天宫到底长得怎么样, 那些神仙又是怎么在虚空中生活、工作, 马车又是怎么在无落脚之地的天上飞驰的? 待见到银幕上的“真容”, 才发现整个影片就是一帧帧会动的工笔中国山水画, 那些飘逸灵动的线条、栩栩如生的表情动作、浓淡相间的色彩, 特别是故事细节, 就像飘浮在空中遥不可及的精灵, 刷新了我的视觉和感觉。也因此, 知道了中国动画片的父万籁鸣和“万氏兄弟”, 了解了手绘动画片的异常艰辛和繁琐。

当然, 正如工笔山水画有着天然的缺陷一样, 碍于当时的技术, 《大闹天宫》特技感有限, 立体感不足, 而且, 整

个故事基本在演绎《西游记》原著, 几乎没有脑洞大开的“灵感一现”。

由于《大闹天宫》天花板级的效果, 我便以为国产动画片基本走的都是这个路子。哪知, 今年的《哪吒2》再次颠覆了我的感受。

春节期间, 无论走亲访友还是老友团聚, 发现全民关心的热点之一, 就是《哪吒2》, 人们反复说着影片里的经典台词“若前方无路, 我便踏出一条路; 若天理不容, 我便逆转这乾坤”……特别是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彻底点燃了大家的热血。

花甲之年的我再次走进影院, 观看了自以为“小朋友”专属的电影《哪吒2》,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影院里不仅小朋友多, 携带小朋友一同前来的家长以及自行前往的年轻人也不

少, 还是满场。为什么国人都爱看《哪吒2》? 我反复思量, 认为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结果。